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四十一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五

宋　王與之　撰

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内史一屬所以次於大史之後者事固有所由始造命之地則一人風化之所由出命令之達則四方觀聽之所由歸左右夾輔之助則一人心腹耳目之所由寄内史之官既以中大夫一人又以下

大夫二人輔之蓋端本澄源於内者既有可紀之實然後付諸大史以修之而待後世之有攷○孫氏曰史官隸之宗伯以宗廟典籍具存非博古通今之士不能勝其任也

黄氏曰内史掌八枋之法與冡宰同地愈親任愈重故其爵秩髙而置員廣皆先王精意自漢始以尚書總朝事其後離而為中書又離而為門下而朝廷日以卑非成周建官之意

掌王之八枋兵病反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

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鄭康成曰大宰既以詔王内史又居中貳之○鄭鍔曰大宰權之所在内史書之所在用其權可以馭羣臣案其書可以詔王治詔王雖同權與書不侔矣大宰謂之柄取能執之意字從丙丙者嚮明而執之故於詔王馭羣臣言之枋則取刻制之義字從方方者義執矩之所同故於詔王治言之曰殺不曰誅内史法之所在有罪則當殺耳

愚案八柄詔於冢宰内史復掌以詔王史官者公論之所出權柄有一不公史氏得直筆以書之凛乎其可畏也屬諸禮官其選清矣而得叅稽乎朝廷爵禄之事豈惟足以制冢宰之自專而廟堂進退亦將日與儒者叅訂矣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

鄭康成曰國法六典八法八則〇王氏曰上以道制之下守以為法上以命使之下禀以為令〇鄭鍔曰

國有一定之法又有一時之令掌其法書其令各有官守内史皆執其貳而已○李嘉會曰拘一定之説不酌諸人情世變上或以法制自勝下或以虛文為欺損益升降無所變通其弊乃甚必二者並行治本時宜彼此兼濟斯無難行之患

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王昭禹曰以攷政事則所主在治以逆會計則所主在財用○鄭鍔曰與大宰司會更相參稽

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鄭康成曰敘六敘也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王昭禹曰其法之所掌皆先尊而後卑先貴而後賤先上而後下先大而後小所以謂掌敘事之法○葉氏曰有事斯有法軍旅之事則有軍旅之法田役之事則有田役之法以至祭祀喪紀會同之事莫不皆然內史所掌敘事之法者法有便於民先王不恃法以為便不任已以為明故必納訪於民而使內史受焉其所便者因之其所不便者革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

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納訪然後詔王聽治

鄭鍔曰王者有所咨詢謂之訪臣下有所復白謂之納○鄭康成曰納訪納謀於王也○黄氏曰自内而出曰訪自外而入曰納上有所訪則下有所納訪者不一則其所納亦不一矣内史掌叙事之法以納訪之事先後有倫不相雜糅乃詔王而聽其治非他史職比○李嘉會曰納訪者因事變而復逆之有常者不同必曰掌叙事之法者盖所納訪者非一事但其序不可紊亂而雜聽耳訪問由已見而論奏與臣民之

黄氏曰龍之於舜仲山甫之於宣王盖其職也今自

内出者中書受之自外入者通進銀臺司受之職久分矣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項氏曰諸侯有土之君孤卿大夫在朝之臣皆書辭於策以命之○賈氏曰周法爵及士餘文更不見命士之法明士亦内史命之不言者略之也○朱氏曰内史掌冊命諸侯羣臣故賢能之書内史貳之謂副本也古者封建諸侯内史讀冊而命之非特命諸侯亦以命在廷訪其可否

愚案典命四命大夫加一等出封為子男故命大

夫則作策命士則不作策以其爵猶卑未可以出封也

王氏詳說曰言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為出封者設爾蓋策命非常命也書曰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曰康王命作冊畢左氏曰王命內史叔興父命晉侯為侯伯後世有內制其古之策命歟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賈氏曰諸侯凡事有書奏白於王內史讀示王 ○鄭康成

曰若今尚書入省事愚案事書若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治教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札喪凶荒戹貧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小行人得其書反命于王内史乃從而讀于閒暇之日則尊居九重明見萬里曾無壅蔽之患

黄氏曰今門下書讀猶存古意四方事書即外史所謂以書使于四方者王制其令内史讀之外史書之○愚案此以事書作上諭下之書亦通恐為外史之書使不可書使是錫書之使非事書之使或曰四方事書無所不具命内史以讀之者蓋格物窮理之端脩之朝夕事為之際所謂王人求多聞時惟建

事者

王制祿則贊爲之

鄭康成曰王制云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贊爲之爲之辭○鄭司農曰諸侯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

鄭司農曰以方版書而出之○杜氏曰方直謂今時牘也○黄氏曰制祿之方司祿受之賞賜之方職歲受之是皆考

之八枋之法不可得而濫也○項氏曰賞賜或以土田或以車服或以器物皆賛其等書之於方出而命之

鄭鍔曰行爵出祿無非人君之命或以策或以方其别也蓋命以爵者必有德之人為策命之所以述其德與以祿者必義所當與之人用方出之所以著其義策者簡牘之辭方版也其制方方言其義内史既掌為策命以言其人之德及其人治四方之事以書

来上則使讀之所以驗前日策命之言不為溢美若夫賞賜出於一時之喜亦出以方見其合義然後子亦非人君之私既賛為之又以方出之則王命合義矣可書之以為後世法又藏其貳則他日有所攷春秋之世城濮之役晉侯有功襄王命内史叔興父策命之為侯伯則周之家法猶有可攷晉之克齊使鞏朔獻捷定王使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又私賄鞏伯使相告之勿籍則賞賜之非義而内史

不書又可知矣

内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鄭康成曰副寫藏之○項氏曰凡有王命既書以出遂藏其貳皆史所當載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陳君舉曰内史猶今内制翰林也外史猶今外制舍人也凡策命之出皆黜陟予奪大小臣工爵禄之事

其與人主圖之者固冢宰也而上意之然否師言之
叶否非有文墨議論之士講求參酌或不當於功罪
雖當功罪而褒貶益損之文或作於好惡往往傷王
言之體於是以二史属春官而冢宰詔王大宗伯之
屬得以陳誼補過於其閒是故號令罔不臧而賞罰
公亦三公所以輯衆美昭令聞也其見於傳襄王使
名武公及内史過賜晉惠公命使大宰文公及内史
興賜晉文公命則二史從公之事觀其道天子諸侯

德誼文辭甚美雖東周尚如此亦足以觀史氏之典刑矣自秦變古寖失此意辭令在尚書郎則尚書重在中書舍人則中書重方漢重尚書至號喉舌之官事歸臺閣三公失職則尚書遂擅天下魏晉重中書則並掌職務至有中書監遷尚書令自謂有奪鳳池之恨而中書亦擅天下兩省相傾至今並置最後開元別置學士院白麻獨在學士為天子私人稱内相矣以一辭令之官所鄉輙偏重權傾君相而朝廷不

尊然後知周家以冢宰建六典實掌六卿而二史分隷宗伯道揆在上權綱歸一而無專遂之私法守在下衆職交修而無詭隨之患所謂周道如砥者以此

掌書外令

項氏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則上出之為命下禀之為令故内史書内謂之命外史書外謂之令○王氏曰命後世所謂制也故内史書之令後世所謂詔也故外史書之外令國令也外史掌書之而内史執其貳謂之外令以別於女史之内令○王昭禹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因事而告者令

也○李嘉會曰不曰作而曰書者如行人子羽脩飾之而後書可以達諸王國之外○黄氏曰凡王命内史書而出之外史受而書行之令中書舍人書行蓋合而為一内史留抵遂以為國令之貳

掌四方之志

鄭康成曰志記也○劉執中曰四方之志謂九州列國四海百蠻世系之所自出封建之所由興朝貢之斷續政教之違從禮樂之更革俗尚之醜好若土均

土訓誦訓之所職皆為志以藏之以待王之顧問孔安國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序此書其此之類歟○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在○黄氏曰為有四方之事嘗攷故實也陳君舉曰古者諸侯無私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者諸侯各有國史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天子又時廵以察之有二伯以詢之内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亦西顧周室論史記舊聞具於魯而

次於春秋孟子曰晉之乗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今攷晉史自殤叔時始有之楚自武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月魯之春秋乃自隐公始則諸侯私史亦東周以来有之非西周之制也不特諸侯之史藏之周室而列國圖志亦藏之故以春秋之時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以禹象九州之山川形勢得周禹亦可以識天下矣

掌三皇五帝之書

鄭康成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李嘉會曰書斷自皇帝以下大道常道所可備記者此後凡有書莫不兼掌夏商周所紀不言可知○王昭禹曰上以考古昔之所行○黄氏曰必掌皇帝書者凡王之命皆當聯次於尚書也漢御史掌蘭臺秘書其遺意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

鄭康成曰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黄氏曰皇帝書名在四方久矣何以達為朝廷常有書周書自泰誓之後皆是至東遷猶有書四方未知朝廷制作之意故以其名達之

王氏曰書名者字也字所以正名百物故謂之名○鄭康成曰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鄭鍔曰四方言語不同上世音讀與後世亦異欲使天下誦讀之際無東西南北之訛無古語今言之異則書之名不可以不達達之于四方欲使之皆同也大行人九歲諭書名蓋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往諭之

愚案黃氏以書名為古之書達其名以廣帝王之道王氏以書名為今之字書亦通但與上下文思不相協

若以書使（所吏反）于四方則書其令

王昭禹曰以書使于四方外史書其令則掌外令故

也○黄氏曰令猶今言制敕也書猶今言制書敕書也○易氏曰亦所以明王政之所從出○鄭鍔曰書名既正道德乃一風俗乃同其有不同遣使以正之因書而使故曰以書使四方也書其書使之令以為證知其國書名之不正天子曾遣使以正之

愚案古者邦國之書皆錫於王其國已有此書惟達其名使天下知一人所重者在此其國未有此書若遣使以頒之必書其令使天下知一人所錫者在此於是邦國無私書天下無異學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

愚案周之諸史皆是王者之史獨御史一官無王字所輔者是冢宰所考者是百官大槩是簿書期會之所從出所以御史之史至百二十人秦重刀筆見得其事權稍重挈而列之於冢宰之下百官

之上至漢遂與大臣爭衡並列為三公

呂氏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又掌記事糾察之任也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賛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

王昭禹曰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所謂六典以治

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官成以待萬民其法則冢宰以道治之其命則御史掌之故以賛冢宰為職○鄭鍔曰出治令者王也推王命令而行之者冢宰也掌書治令為冢宰之助者御史也所掌如此故凡邦國都鄙萬民有所當治之事皆於此受法令蓋書寫傳播本於此故也

王昭禹曰九職九貢九式九兩之類有其法也御史掌其令而治之法令皆書於此凡治者即是而受也

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王昭禹曰凡則如師掌官成以治凡之凡同數則如旅掌官常以治數之數同○鄭鍔曰數則以小數計之凡則以總數計之知其凡數則官之冗省可得而見矣○黃氏曰若今班簿數御史掌之其事與宰夫八職相通凡數從政者謂以凡以數而從政者御史皆掌而攷校之則以凡與數皆載於書故也蓋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之在官莫非從政者不可以不知其登下多寡之計故有凡數○李嘉會曰曰凡曰數則師旅之從政者御史皆以史而贊書之則國之法令治令

斯無邪徑而雜出者矣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劉迎曰巾猶車之衣以巾覆車所以障其塵垢冪人掌共巾冪則以巾冪尊彝巾車則以巾覆車不特職於出而又職於藏令物之藏者謂之巾箱巾笥則巾車之為藏可識矣○鄭鍔曰續漢書云古之戰車雕朱輪輿不巾不蓋故知首飾謂之巾路用玉金象以為飾者皆飾諸末猶人之首加巾以為飾也○王昭禹曰巾設飾之物車人為車列於

冬官百工之事而巾車所掌則設飾為主故也○薛平仲曰車而蒙之以巾則車為尊掌車而必以大夫則車為重○黄氏曰車旗之政有財賦有法度故其屬則有工百人則車之制作云備尊其爵秩

又曰自宗伯辨車旗之禁賞車旗之賞賜典命以命數而定諸侯諸臣之節則車旗之制亦嚴矣使即其敘次而論則巾車一屬當在典命司服之後今特次之史官之末大抵先王之制禮樂所以為扶持三綱五常之具而史官之寄褒貶又以為扶持禮樂之用

固有以嚴後世變禮易樂之防矣巾車一屬又列於史官之後豈不曰器之藏禮莫大於車周人所上者莫先於車苟知簡書之可畏將於此而敢僭乎

王氏詳說曰有車必有馬有馬必有僕有僕必有右曰馬曰僕曰右皆見於夏官而五路獨見於春官蓋春官所以為禮夏官所以為兵車屬於禮馬僕與右屬於兵

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

入

鄭康成曰公猶官也○王昭禹曰自王之五路至庶人乘役車以上皆典於公非私車故謂之公車用謂祀賔之屬旗物大常以下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王氏曰等謂差其上下叙謂次其先後則以治其出入故有先路綴路次路之名○鄭鍔曰掌政令以治其出入凡公車之數與其新故成毀無不周知之

李嘉會曰用車之時尊卑並至何以辨之旗物以為之別耳等叙不同所用亦異出入之際誠不可不謹

而治之也

王之五路

賈氏曰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路大也王之所在以大為名諸侯亦然○劉執中曰皆大之稱而無所擬倫故曰路

一曰玉路鍚音陽樊步干反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音留以祀

鄭康成曰玉路以玉飾諸末○賈氏曰凡言玉路金路象路路皆是以玉金象為飾不可以玉金為路鄭云飾諸末者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鄭鍔曰玉者陽

精之純可以交三靈故以玉飾路則乘以祀天○鄭康成曰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賈氏曰眉上曰錫故知當額盧案韓奕詩鉤膺鏤錫金稱鏤故知刻金爲之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鄭司農曰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直龍反三匝也○鄭康成曰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縿斿則屬焉○王氏詳說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

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郊特牲曰乘素車貴其質也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詩閟宮曰龍旂承祀夫王建大常日月也諸侯建旂交龍也詩人言魯為龍旂而記又言龍章而及日月是旂常無辨也曰司馬法云章夏以日月尚明商以虎尚威周以龍尚文周雖以日月為常以龍為章然但賜魯以龍章其龍有升降不同耳

項氏曰玉路以玉為飾溫潤而澤見於仁縝密以栗見於智垂之如隊叩之清越見於禮樂瑜瑕不掩孚尹旁達見於忠信備德之美也大常以三辰為飾日月麗天以象重明日月久照以象久於其道相代而

成晝夜相推而成歲時體道之常脩道全德可以事神故以祀○鄭鍔曰所駕之馬錫以昭其聲樊纓十有再就以昭其文所建者大常象天之明斿十有二合天之大數祀天則乘所以極其尊也○李嘉會曰大常之旗非獨祀則用之仲秋治兵王則建之會同戎路王則建之見人君之德同乎天地撫世應俗與日月同運此日月所以為君之旗而名之以常也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鄭康成曰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賈氏曰詩云鉤膺鏤錫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以今驗古明鉤是馬婁頷　其樊及膺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疎食采畿內而已○李嘉會曰同姓封爵無子男之卑而止於伯者皆所以尊之也若異姓有公侯之貴亦不可不以金路

項氏曰金路以金為飾蓋其形堅剛義也其性從革

和也方之為方圓之為圓惟冶之所鑄大之則大小之則小惟物之所感皆主於和也大旂會交龍龍德施物主於恩上下交感主於通既通且和則以講饗燕之禮賔之而弗臣宜矣封同姓之國親之而弗踈亦宜矣。鄭鍔曰無錫有鈎就以九金成数也王出迎賔則乗之屈至尊而接賔以示君臣之義也同姓之封非以私恩也斷之以義也

王昭禹曰路車以王所乘為主其賜諸侯以路車者所以為王之厚意故詩有路車乘馬之辭。王氏詳說曰案定

公四年祝佗云武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分唐叔以大路杜氏謂大路金路也綪茷大赤也夫三叔皆同姓所封之車則同於金路所封之旂魯用大旂衛則用大赤唐則不復有矣曰祝佗所言謂武王時耳此禮至周公時然後定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直遥反

鄭康成曰象路以象飾諸末○王昭禹曰以象齒為飾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劉執中曰周之旗以朝以日視朝○賈氏曰以日視朝者謂於路門外常朝處乘之此雖據常朝而言至於三朝皆乘之𣫍司常云道車建旞注云道車象路也

王以朝夕燕出入乘此象路則建旞若在朝廷大赤也其車則同　異姓王甥舅

項氏曰象南方獸文明之方也其齒堅強而不撓皆明辨之義○李嘉會曰象其堅在牙其用在鼻而南則屬禮堅強在我而以禮接人此所以為象路以朱飾勒以赤為旗皆南方之義故以之視朝則君臣上下之禮明以封異姓則考禮正刑之義辨○鄭鍔曰象齒有文以比禮也無錫無鈎以朱飾勒朱南方之色王出祖廟則乘之視朝向明以禮為主異姓之封彼為貴戚欲由禮而動○李嘉會曰惟有明德可以懷異姓

林椅曰五路行人建常樊纓有公侯伯子男之別而

巾車止有同姓異姓之分葢巾車所辨乃分器耳

革路龍音龐勒條他刀反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鄭康成曰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賈氏曰自玉路金路象路皆以革鞔即冬官云飾車欲侈但象路以上更有玉金象為飾謂之他物則得玉金象之名革路亦用革鞔以無他物飾則名為革路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賈氏曰龍勒者馬之鑾飾勒面則在面條讀為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葢脫爾以此言絛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葢

象正色也○李嘉會曰大白屬西方兵戎貴威厲即四衛貴藩屏皆取西方之義以成之也

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

鄭鍔曰革之為物鞏物而固之堅而不可解以象信也上三路用罽以文為貴此以條為纓則欲其固而已其纓之就以五土之數也所建者大白以信為主也王即戎事則秉之諸侯守衛中國者則以此封之用兵貴其堅守而守衛中國之諸侯則以信固結之

○王昭禹曰革所以扞內而蔽外義之制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惟白為能受采則以義受之之譬也

木路前子踐反樊鵠戶篤反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鄭康成曰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為緇翦之翦淺黑也

鄭鍔曰木路至質無文以淺黑色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蓋此實三就爾見其質也○鄭康成曰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王氏詳說曰木路以封蕃國蕃國爵不過子男子男五命其五就宜矣所建者大麾以黑色主殺為事○鄭康成曰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王出田則乗之○鄭康成曰田四時田獵○王氏曰建大麾以田司馬辨旗物之用

不言者司馬所辨教治兵而已既教治兵遂以獮田於是建大麾馬蕃國之君則以此封之○鄭康成曰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田則主殺待蕃夷之君則亦至質而無文也

總論

鄭锷曰玉路一曰大路金路一曰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諸路之後故曰綴路方其以多為貴則玉路樊纓十有二就金路九象路七革路五木路三不言木路三以上四

路推而知之方其以少為貴則大路樊纓一就先路三次路五與七綴路九禮記不言綴路九就亦以上四路推而知之禮器曰大路一就次路七就此以少為貴郊特牲曰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以少為貴且言於郊特牲郊血之間則以少為貴蓋祀天之時也凡車上之材皆飾其末革路無他飾故正名曰革木路則木上無革故正名曰木

陳君舉曰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

五就又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乘此言商制也所謂大路即素車而周官所謂木路也商以大路為尊次路為下其樊纓自一推至於五則為禮之殺蓋尊其樸貴其質而已周以玉路為先木路為後其繁纓十二損而至於五則為禮之殺蓋尊其飾貴其文而已

易氏曰周人尚輿玉路實備於四代蓋自陶唐氏以彤車而乘白馬其制畧矣有虞氏則因彤車而制鸞

車夏后氏則因鸞車而制鈎車殷人則因鈎車而制大路周人則因大路而制乘路是五路之制惟周為盛自以祀至以田則上得以兼乎下自同姓以封至以封四衛則下不得以擬乎上然同姓如魯衛未至乎九命何取乎金路之九數異姓如宋杞不止乎七命何取乎象路之七數四衛亦有五等之侯國又何拘乎革路之五數蕃國夷狄雖大曰子何為木路獨不言數蓋以是為王朝出封之儀典命所言在國車

旗之數也若夫王者兼用五路宜若必玉路而後建大常必金路而後建大旂必象路而後建大赤必革路而後建大白必木路而後建大麾然以大司馬孜之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是以革路載大常司常亦曰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賔客亦如之先儒亦謂兵車之會則以戎路建大常賔客會同則以金路建大常是知五路之建大常者天子之制而此四旗不言存者兼諸侯之制亦猶王之五服兼用袞鷩希毳而

有大車馬有小車馬

賈氏曰凡五等諸侯所得路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覲館禮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旂以朝王后之五路

鄭鍔曰王有祀有朝有賓有即戎有四時之田故所乘之路有五王后有從王祀先王先公之禮有從王見賓客之禮有朝王之時有採桑之時有宮中乘行

之時此五者皆當乘路故路亦有五以其與王同尊

故亦稱路然不以路名車曰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

車又見其次於王也○李嘉會曰后前曰路示王同體也後止曰車則有臣妾之義

重直龍反翟鍚面朱總

鄭康成曰重翟重翟雉之羽○賈氏曰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為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

鄭鍔曰從王祀先王先公之所乘

鄭司農曰鍚馬面鍚○王昭禹曰鍚面以飾馬○鄭鍔曰所謂鍚鸞和鈴昭其聲也

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賈氏曰凡言總者謂以總為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亦既繫其本又垂為飾故皆謂之總

鄭鍔曰以朱為總取陽明之義見其於宮中有君道也

厭於涉反翟勒面繢總

鄭康成曰厭翟次其羽使相迫○鄭鍔曰飾以翟羽相厭次焉示其厭降故不復重從王見賔客則乘之

鄭康成曰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鄭鍔曰

謂馬之面如王革路為龍勒之飾不設飾續畫文也○鄭鍔曰謂以白黑青赤之色如繢畫之飾以為總見相雜之文

安車彫面鷖烏兮反總

鄭鍔曰安車則飾不用翟漆之而已婦人坐乘獨此車名安朝王所乘取安處之義○賈氏曰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又云大夫致事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乘亦謂之安車然王后五路皆是坐乘獨此得安車之名者以餘者有重翟厭翟翟車輦車之名可稱此無異物之稱故獨得安車之名

彫面謂刻革為馬面之飾不龍其勒○鄭司農曰鷖讀如鳧鷖之鷖總者青

黑色以繒為之

皆有容盖

鄭司農曰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賈氏曰衛詩漸車幃裳毛氏亦云潼容○鄭康成曰盖如今小車盖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鄭康成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鄭鍔曰採桑則乘之○鄭康成曰貝面貝飾勒之當面○鄭鍔曰貝者水蟲餘貾餘泉之類物之美而可寶者

王昭禹曰組總以織組為總○鄭鍔曰組者五色絲條文之美而相雜者○賈氏曰朱總繢總鷖總皆以繒為之則組總以組條為之鄭鍔曰有幄者謂之帷幕以為幄有幄則無容蓋○鄭康成曰如今輧車○賈氏曰漢法輧車無蓋故舉以況之

輦車組輓音晚有翣所甲反羽蓋

鄭康成曰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為輇輪人輓之以行○賈氏曰雜記注引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雜記注輇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鄭鍔曰以組

為軏○鄭康成曰有翣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

總論

易氏曰重翟之鍚面朱總亦玉路之鍚樊纓也厭翟之勒面繢總亦金路之鉤樊纓也安車之彫面鷖總亦象路之朱樊纓也翟車之貝面組總亦革路之龍勒條纓輦車以人輓之而已蓋擬木路而其制略自安車以上皆有容蓋自翟車以上皆有幄自輦車以

上皆有翣羽蓋五路之等如此○鄭鍔曰衣褘衣則乘重翟衣褕狄闕狄則乘厭翟衣展衣則乘安車衣鞠衣則乘翟車衣褖衣則乘輦車

王之喪車五乘繩證反木車蒲蔽犬褀莫歷反尾櫜音羔疏飾

小服皆疏

鄭康成曰木車不漆者○鄭司農曰蒲蔽謂蠃蘭車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鄭康成曰蔽車旁禦風塵者犬褀以犬皮為覆笭○鄭康成曰犬白犬皮○賈氏曰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上須

皮覆之故云犬複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黄氏曰康成以尾櫜以犬尾為戈戟之弢小服刀劍短兵之服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未必然疏家引禮喪事無等亦恐未盡此言王之喪車五等則非諸臣之制鄭自始遭喪至禫次五等恐當如此或曰喪車尾櫜疏飾小服皆疏尾末也車之大木末皆布韜之以為飾小木則皆布之

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

鄭康成曰素車以白土堊車棼讀為𧜟𧜟麻以為蔽其褀服以素繒為緣○王氏曰素車蔽褀服皆素則少變而飾以素不皆疏矣盖後車變而彌吉以至於喪除○鄭康成曰此卒哭所乘

黄氏曰素車素飾不言尾櫜因上文且言小服皆素則尾櫜可知漢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其制至漢猶在藻車以下不言小服則如常車施革髹車反漸漆矣

藻音總又音藻 車藻蔽鹿淺複革飾

杜氏曰藻讀為華藻之藻○鄭康成曰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為蔽也鹿淺複以鹿夏皮為覆笭○賈氏曰夏時鹿毛新生為淺毛 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王氏曰革不言色蓋如素車用素○鄭康成曰此既練所乘

駹車萑音丸蔽然複髹香求反飾

鄭康成曰駹車邊側有漆飾也○賈氏曰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

為漆雀細葦席也以為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賈氏曰果然獸名髹赤多黑少之色韋○杜氏曰髹漆○王氏曰髹與雀不言物蓋如藻車用韋

鄭康成曰此大祥所乘

漆車藩蔽豻五旦反禊雀飾

鄭康成曰漆車黑車○賈氏曰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黑車及篆縵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豻胡犬○賈氏曰胡地之野犬或作犴字者謂狐與犬合所生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

此禪所乘

總論

李嘉會曰喪車五乘必有蒲苆藻雀蕃為之蔽者居喪衣服麤惡形貌毁瘠不可見人人亦不可見已故有蔽以自遮也又用犬鹿然豻之皮以為旗者蓋喪服之中雖不治人事而防身之道不可不謹獸之害人以其皮而為之防以示服猛之義然喪車既無他飾而戈戟之弢與小服刀劍短兵之類必言之者自

衛其身不可不謹與書曰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者是也又喪車五乘貴賤皆同者惟喪不辨貴賤自天子達于庶人皆終三年之喪故有官者必曰解官持服與無官同

劉執中曰三年之喪皆乘惡車謂木車也齊衰之喪皆乘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駹車服緦者乘漆車○賈氏曰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禫亦得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音瑑卿乘夏縵莫干反大夫乘墨車士乘棧才產反車庶人乘役車

鄭康成曰服車服事者之車夏篆五采畫轂約也○鄭司農曰篆讀為圭瑑之瑑○王氏曰夏篆以采篆飾車也○項氏曰孤主弘化故夏篆以象文德之敷

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

王氏曰墨車墨而不采○鄭鍔曰以革鞔而漆之者○項氏曰墨車無五采而其色幽北方之智也大夫之智帥人者

賈氏曰棧車不革鞔而漆之者此則冬官棧車欲弇

恐有圻壊也○王氏曰棧車則無飾矣考工記只棧車欲弇飾車欲侈墨車以上皆飾車也○項氏曰士棧車唯質而無飾弇而不侈則以士主事人無

鄭康成曰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王氏曰謂之乘非特載任器而已○項氏曰以庶人主役故名役車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黄氏曰庶人府史也服公事者皆乘公車

鄭鍔曰貴者乘車賤者徒行古之制也此言服車五乘上不及三公下乃及庶人葢三公非不乘車坐而論道不可以服事言孤卿大夫有爵雖貴亦當作而

行事乃自孤卿所乘者言之庶人則指府史胥徒在官者非在官之庶人亦徒行耳胡為掌其車耶五色謂之夏染人所謂染夏是也孤之車轂畫以五采而篆之卿車雖五色則縵而不篆篆以見其文之著縵以言其文不足也孤尊矣宜別異於卿卿又宜異於大夫大夫乘墨車則鞔之以皮而漆焉又不及於夏縵之文大夫又宜異於士士乘棧車則不革不漆又不及於墨車之飾士又宜異於庶人故乘役車為方

箱以載任器又不及於棧車之純素尊卑之分上下之等皆即乘車見之
王氏詳說曰周禮有言公而不及孤有言孤而不及公有併言公孤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此言公而不及孤巾車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此言孤而不及公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三公執璧孤執皮帛此併言公孤人臣受君之命莫大於車服何王之三公八命所乘之車不見於巾車所衣之服不見於

司服盖周制外而五等諸侯其車服有常制内而五等諸臣其車服無常制豈非以諸侯逺王而諸臣近王近王而無常制者正所以别嫌使八命六命四命皆從其所命之車服得無嫌乎詳孜公卿大夫之制大宰相為異同司服無三公之服者服下同於孤巾車無三公之車者車下同於孤三公下同於孤而大夫亦上同於卿盖卿大夫同於西面又同於玄冕者以此。劉執中曰諸侯之孤猶孤也卿大夫猶卿大夫也上得以兼其下則孤備服車五乘矣其貳

車則各從其命數是以天子之孤貳車六乘大夫四上士三中士二下士一乘所建斿旌如其貳車之數

凡良車散素旱反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賈氏曰良車散車不在服車五乘之等列精作為功則曰良○王昭禹曰良車與良裘之良同謂其質之甚善也麤作為沽則曰散○王昭禹曰散車與散樂之散同謂其非法度之所用○王氏曰自役車以上皆有等者其用固有常餘或良或散惟所用而已○易氏曰或以共在上之恩賜或以共在公之役使故其用為無常○李嘉會曰良車在五乘之上散車在五乘之下此非制度所闕故其用無常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賈氏曰出謂出給官用入謂用罷歸官於當時錄為簿帳至歲終則總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

凡賜闕之

鄭鍔曰君於有功之臣則車服以庸有用以賜臣下者不必會計闕之可也○王昭禹曰凡賜無常惟上所用故闕而不會不可以有司之法制之

毀折入齎音咨于職幣

杜氏曰齎讀為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李嘉會曰取之而車不隹則必不取過在乘車者如此則造者取者皆致謹矣○黄氏曰其過在造車之工取之未久而折壞其戒其不謹敬毀敗公家雖入齎而以共賜予不茍於財也○鄭鍔曰為職幣掌餘財故爾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爭戰反

賈氏曰遣車言飾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粗小為之耳○鄭氏曰遣車一曰鸞車○鄭康成曰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王氏曰廞之於宮行之以適

墓

及葬執蓋從才用反車持旌

鄭康成曰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賈氏曰執旌在柩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車因言持旌非謂持旌亦從車

及墓嘑啓關陳車

鄭康成曰關墓門車貳車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賈氏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槀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

面此不言明器而别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

小喪共匶路與其飾

鄭康成曰柩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

杜氏曰更續更受新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鄭鍔曰物之弊若不有以續之則無以繼每歲以時更而續之則車不闕於用材之尚可用者不可以盡棄車雖已弊亦共於車人則工不闕於材已弊之車猶

且擇其可用者而用之古人為國愛材如此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鄭康成曰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

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項氏曰鈴和鈴也詩和鈴央央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則和鈴主應故大祭雞人呼旦以鈴應之鈴在旂亦以將巾玉路以行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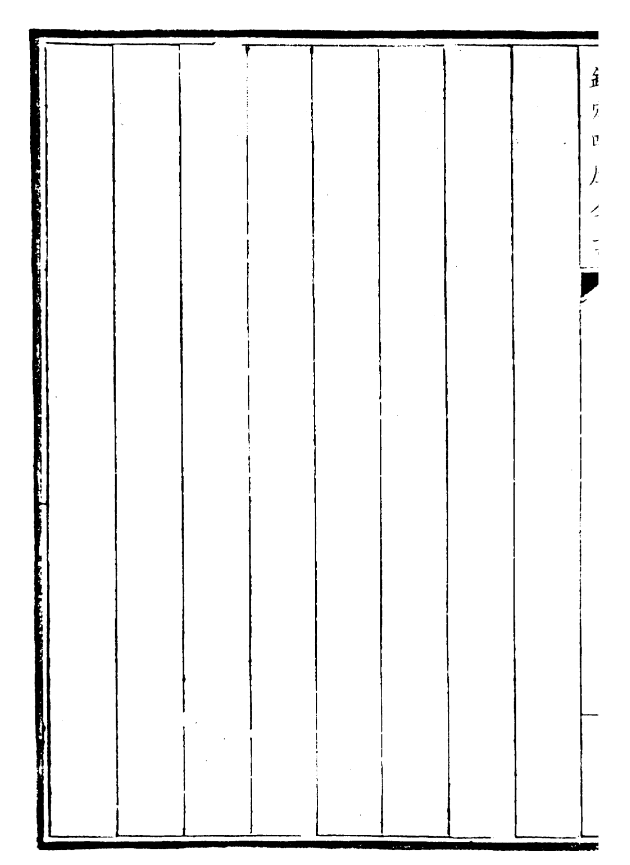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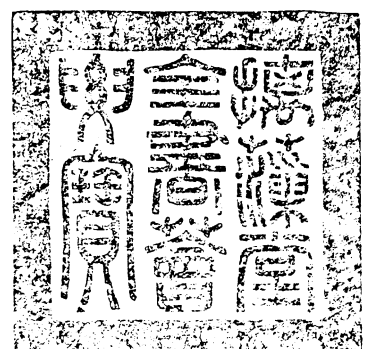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一頁前七行周書自泰誓之後皆是刋

本泰訛秦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蕃國爵不過子男刋本脫男

字今增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魏綿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六七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四十二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鄭康成曰路王所乘車。○王昭禹曰巾車謂之車則上下所通乘典路謂之路則主於王車

賈氏曰巾車已主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冬官造車訖以授巾車飾以金玉象之等其王及后所

乘者又入典路别掌之

薛平仲曰玉路之大復有典路以掌之戎車之倅復有車僕以掌之至於旗常之建司常又纎悉而明辨之成周之君亦豈畧冕服之用而特致意於此哉前乎史官則冕服蓋有職矣後乎史官而車旗末之掌焉先王錯綜於敘官之際申嚴於禮典之防尤當於此而有攷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書銳反

項氏曰典路專達王與后之駕說故曰路○鄭鍔曰辨其名物當乘金玉者不可以乘象木當用以祀賓者不可用以朝以田○鄭康成曰用謂將有朝祀之事駕之○鄭司農曰說謂舍車春秋傳曰日中而說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賈氏曰巾車云玉路以祀此大祭祀則出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玉路○項氏曰王之玉路后之重翟○王氏曰出路者或乘之或陳之○項氏曰駕登車說舍車○鄭鍔曰

大祭祀大賔客或乘玉路或乘金路駕之説之僕與趣馬之職此則贊之使各有其節○李嘉會曰不説朝師田者舉其大以見其餘

大喪大賔客亦如之

王昭禹曰大喪出路非乘車也出所陳之路焉○鄭司農曰書顧命曰成王崩既陳先王寳器又曰大路在賔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故曰大喪大賔

容亦如之○王昭禹曰亦賛駕説

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才用反

鄭康成曰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賈氏曰惟玉路祭祀之車尊不出○鄭鍔曰旼之巾車以朝以賔以祀以即戎以田不見乘路以弔之文學者疑之○易氏曰謂因會同賔客而行弔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黄氏曰僕主也以僕名官以其主戎萃古主射之官名僕射

鄭鍔曰乘車必用僕以為御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僕馭王之路者屬於夏官而車僕獨列於此蓋戎僕馭戎路此則掌戎路之萃萃者副貳之名五路皆有貳貳之數不過十有二爾戎路乘以即戎之車戎者國之大事尤事之危進而無繼則是以將卒與敵故戎車副貳尤衆欲其散則可以圍敵而聚則可以自

固是故有廣車而廣車有萃有闕車而闕車有萃有萃車而萃車有萃有輕車而輕車有萃萃車既多別設車僕不列於夏官見其不屬於司馬

掌戎路之萃七内反下同廣古曠反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遣政反車之萃

鄭康成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賈氏曰此言戎路則巾車所云革路○王昭禹曰革路用以即戎故又謂之戎路○黄氏曰萃副也有萃則有元典路掌之象路木路亦有副

惟戎車則罝官掌之葢其施於戎事者不止一車獨曰路者尊王也○李嘉會曰戎路多萃以倉卒欲備毁折也○鄭康成曰廣車横陳之車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具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王昭禹曰宣十二年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然則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鄭鍔曰楚子車十五乘謂之一廣使潘黨帥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葢以四十乘為補缺之用楚南蠻也戎車之制如此宜其抗衡於上國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孫子八陣有苹車之陳○王氏曰苹車葢輜車之有屏蔽者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

也○王昭禹曰孫武書曰馳車千駟又曰輕車先出其側者陳也蓋用之馳敵致利非輕則不能充其位故馳車又謂之輕車

黄氏曰廣闕屏輕其名不同其用亦異鄭康成雖出於意料然考其名義則或是是皆在中軍蓋兵家之握機不用則為王之衛故楚有王族二廣晉有公行齊有二廣啓宋之名皆在中軍○王氏曰此五車皆戎車故各有萃萃隊也各以其萃以其車之卒伍眭馬○王昭禹曰易曰萃聚也聚則有隊矣車僕則并其萃而掌之○賈氏曰此車僕

惟掌五戎之萃其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巾車雖掌正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亦掌之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王昭禹曰凡師共革車則師之所用者其車皆以革鞔之○賈氏曰案巾車王所乘惟革路而已即上文戎路是也今此不云革路總云共革車則革車之言所含者多五戎皆是則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是優尊所乘也○鄭鍔曰革車亦各有萃所以為不可敗之策

黄氏曰車僕掌萃車共革車則典路之職萃則車僕

共之五戎制度雖異皆革車也愚攷六鄉六軍不能備千乘車鄉軍出則以公車充之故車僕掌五戎之萃皆以副王為名居中軍其卒皆鄉兵而乘之者皆官府州鄉之吏射人曰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是也五戎之元典路掌之王所乘康成謂優尊者所乘其說是王雖以戎路即戎及其在軍則無常乘也

意容

會同亦如之

鄭鍔曰會同雖乘金路亦共革車文事必有武備也

大喪歛革車

鄭康成曰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車皆有焉。賈氏曰王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

大射共三乏

賈氏曰乏一名容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以其為革車用皮乏亦用皮故因使為之若然直云大射共乏至於賔射燕射之等亦使共乏矣舉大射尊者而言

先鄭讀乏為匱乏之乏者以其矢於侯匱乏不去故也○鄭鍔曰王之大射必張三侯每侯之後必用一乏使持旌告獲之人用此自庇車僕掌車之萃使臨敵者得以自蔽之乏亦使矢之所及者足以自蔽爾因所職掌以明其義猶巾車鳴鈴之義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司常主王旌旗○鄭鍔曰九旗之名不同

大常九旗之一耳不名官曰司旗獨以常名何也旗可以謂之旂亦可以謂之常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此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旂豈非旗可以謂之旂乎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先儒皆言天子之旌曳地此亦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旌豈非旗亦可以謂之旌乎覲禮曰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旗而立月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春之青者

宜曰旂夏之赤者宜曰旟秋之白者宜曰旗冬之玄者宜曰旐不謂之旗旟旐而謂之旂豈非旗皆可以謂之旂乎行人曰建常九斿建常七斿建常五斿旂則九斿旟則七斿旗則五斿不謂之旂旟旗而謂之常豈非此亦可謂之常乎掌九旗之官特名曰常以行人質之意可知矣昭禹謂王載大常名官曰司常謂取九旗之尊者名之爾然不曰大常而曰司常則知其非指大常言之也

掌九旗之物名

王氏曰旗之物則通帛雜帛之屬。鄭鍔曰指旗上熊虎龜蛇之類以為物然通帛之旜雜帛之物二旗無異物九旗之物如戎馬一物田馬一物之類皆指色以言之旗之名則旗常旜物之屬自常以下凡九物而旗居其一謂之九旗猶公侯伯子男謂之諸侯也

各有屬以待國事

黄氏曰司常掌其物名其旗各屬於其官府師都州里而藏之有國事則出而張之不待給歲時共其更

旌而已鄭謂屬徽識非王亦為徽識乎○王昭禹曰國有祭祀師田賔客之事自王而下皆有所建之旗司常掌其物名使其屬視而知所從則以待其所用也

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之然反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音餘龜蛇為旐音兆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胡伸曰大常王之旗也周以日月為常日往月來未嘗以止惟其無常可以為常者道也物者事也王所

事者道事所事者事故王所建曰常事所建曰物也

○方氏曰司常言設日月旂無龍章設龍章旂無日月特牲言龍章而設日月乃與周禮不同此雜記前代之禮

鄭鍔曰九旗各畫物因物以立名胡爲日月熊虎鳥隼龜蛇皆取二物交龍則取一物而通雜帛又皆不取一物邪嘗讀鄒陽之疏觀交龍驤首之言竊以爲交者蛟也若謂畫龍一升一降則交龍驤首之言非矣以龜蛇鳥隼例而推之交龍宜作蛟龍亦是二物

也通用帛全用帛析其羽全其羽皆不二物又無取於畫也不用畫則因物以明義而已

鄭康成曰通帛謂周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鄭鍔曰周人尚赤則此通用赤帛爾其他如旂之青旟之白旐之黑常之黄不全用赤可知先儒謂九旗之帛皆用絳失之矣○鄭鍔曰以帛相雜者名曰物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唯雜衆色故文物為可觀鄭謂以帛素飾其側白者殷之正色也徒取殷白色以為言一色之白何足謂之物而彼謂之白素飾側者蓋有疑於用絳之說

亦失之矣。項氏曰通帛以象明辨而守正也雜帛以象事物之為雜也

項氏曰熊虎西方之獸熊毅猛師都謂鄉遂大夫統衆而為軍將者也以其在國都而成師焉鳥隼南方之物剽鋭而能擊。鄭康成曰鳥隼象其勇捷也州里則六鄉之羣吏所建也龜蛇北方之物龜智而蛇果。鄭康成曰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縣鄙則六遂之羣吏所建也以其同居故謂之里以其在國之鄙故謂之鄙。李嘉會曰此三物師都鄉遂之官所建以蕃屏扞衛于王

易氏曰王之視朝無非道焉道貴乎渾全故以五采全羽飾之王之斿田無非事焉事貴乎辨析以五采析羽飾之○鄭康成曰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賈氏曰云注旄於干首爾雅之文也若然則此旞旌非直有羽亦有旄爾雅注旄以證旞旌明其兩有是以干旄詩云孑孑干旄孑孑干旌鄭彼注云首皆注旄焉明干首旄羽皆有之此雖據旞旌旄羽並有至於大常已下皆有明矣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是其旌首皆有旄之驗也全羽析羽直以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之帛者據衆有者而言或解以為旞旌之下亦有旒而用絳帛也其旄之下旆似不用絳故爾雅云緇

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詩云白旆央央○李嘉會曰旞旌是小旗道車斿車所載不乗大旗而插小旗

鄭鍔曰命旗之名儒者以為有取於制字之意畫日月者名曰常常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王者之道萬世有常而不易也畫交龍者名曰旂旂之為義取諸斤也斤之絶物不犯所畏尤為有辨旂者諸侯所建出則有君道入則有臣道為有辨也全用帛者名曰旜旜之為義取諸亶誠之意孤卿在朝赤心事主

以誠信為先也畫以熊虎者名曰旗旗之為義取諸其也其者指物之辭惟威足以服物及可以指物而使之○李嘉會曰旗者與民相期集也　畫鳥隼者名曰旟旟之為義取諸與也動有禮文趨事急疾人孰不我與哉畫龜蛇者名曰旐旐之為義取諸兆也兆者事之所始也公邑閭田民衆至多而軍伍之法實兆於此也旗不用帛猶取於鳥羽全而用之名曰旞析而用之名曰旌旞之為義有取於遂旌之為義有取於生全羽者

道車之所載王以朝夕燕出入由道而行也析羽者

木路之所載王以田以鄙有所旌別也立名不一故

取義不同

陳君舉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

即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四方之所建也日

月為常則居中以指麾之故招摇在上急繕其怒矣

乃知五花陣從古而然八陣圖之四魁八尾亦此法

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

鄭康成曰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王昭禹曰辨旗物之用正掌於治兵之官而司常無所用贊至於大閱其事繁矣辨鼓鐸之用則如振旅辨號名之用則如茇舍辨旗物之用則如治兵故司常贊司馬以頒之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

鄭康成曰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

升朝一象其下復也

孤卿建旝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

黄氏曰孤四命卿六命言孤卿自中大夫以上皆建旝○王氏曰師都則孤卿也於其事上謂之孤卿於其涖衆謂之師都於其涖軍又謂之軍吏○

鄭康成曰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黄氏曰雜帛為物必有以為大夫士之别師

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

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

之官互約言之○賈氏曰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故總言鄉遂之官云互言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旟鄉之閭亦得與遂之縣同建旐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旟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旟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旟比上從閭同建旐遂之酇上從鄙同建旐鄰上從里同建旟是約也但族師已下并鄉師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仞數則短當三刃已下

黄氏曰司常國容司馬軍容軍容不免少有屈伸恐其遂以厭國容也故使司常贊司馬於其入也盡反其舊馬九旗以爵秩尊卑職守内外為序謂之建常

所建也師都六鄉六遂長官也大司徒遂人致民皆有旗鄉二千五百人為師故謂之師遂自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井法成焉故遂謂之都五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不曰軍而曰師遂官皆下於鄉官一等鄭謂鄉遂大夫非也鄉遂大夫皆不與於軍師之事其職可攷鄉自州而登為鄉故州里别見遂自縣而登為遂故縣鄙别見道車象路斿車木路巾車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王行於道乘象路則載

旞有所遊觀則載旌皆非其所常建也故謂之載凡此皆國容也

鄭鍔曰軍旅之中所以一人之目者旗物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或頒之或辨之職雖不同所以一軍旅之目則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大常與旂至於旜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建之矣軍吏又載之旟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旐則縣

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變易不常何以一人之目邪余以為司常所頒者冬之大閱也司馬所辨者秋之治兵也秋冬所教各不同則旗物所用宜不一盖兵事多變應變不一則教之之術不可以不多變故秋而治兵用旗物則異乎冬冬而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使民於秋已知其一於冬又知其一秋冬所用各不同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上有徽識被於身旗物不同則徽識不同仰視其旗俯觀其徽雖

百戰而不亂奚患其不知所從乎又曰秋冬異教則旗物異用凡有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載之官吏互不一其說果可攷乎余以為凡教民者欲其易知耳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攷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則命為軍將所謂軍將者非軍吏乎在朝為孤卿食采皆在師都所謂師都者非孤卿乎孤卿可以謂之軍吏又可以謂之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旝也所迭載者亦旗也

旝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不過皆孤卿耳人習知其孤卿豈不易知哉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曰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其實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為之為大夫士者乃所謂官也故所互建者物也旟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旟也或曰鄉遂或曰州里或曰百官不過皆大

夫士耳人習知其為大夫士豈不易知哉郊里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言之名曰縣鄙夫公邑閒田之地既名郊野又名縣鄙何也蓋是田邑也有在六遂之縣者有在采地之縣者康成所謂一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者謂此地爾故所互建者旐也所迭載者亦旐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不過皆

公邑之吏耳人習知其公邑之吏豈不易知哉且夫周禮王畿之内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仰視其旗雖異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邪

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賈氏曰道車巾車象路也以朝朝所以行道故以象

路為道車但在朝則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建旞也斿車巾車木路以田是斿樂之所故以斿車為木路但正田獵建大麾今小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旌也○鄭康成曰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王氏曰旌旞言載在車故也自旐以上言建則凡祭祀會同賔客建焉不必在車覲禮所謂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皆就其旂而立是也

賈氏曰此九旗總為大閱而言其道車斿車非為軍

事也○鄭鍔曰大閱之時王乗戎路而建大常象路木路從焉所載者旟旞與旌當是之時玉路金路不出於此但言道車斿車也○黄氏說見孤卿建旜下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賈氏曰上言旌旗之大此言其細者○鄭鍔曰或謂上言九旗皆有屬此言皆畫其象何邪余以為象言徽識之象徽識謂之屬所以題別衆臣使之知所繫

屬而不散也蓋畫象之說皆謂交龍龜蛇鳥隼熊虎

凡著於旗者皆有畫也既畫於旗之上以為指麾又

畫於人之身以為徽識也若夫官府各象其事州里

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形可畫也事與名號如之何

其畫邪官府州里與家各畫其物之形乃書其事與

名號若曰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杜子春云

畫當為書其說可取

鄭康成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别衆臣樹之於位

朝各就馬覲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王昭禹曰官府則畫六官象其所掌之事而書之○項氏曰若治官則象治官之事教官則象教官之事州里則畫州里之名象其官名而書之○項氏曰若鄉則象其鄉之名遂則象其遂之名家則象其家邑之官象其美稱之號而書之○項氏曰大夫之食邑各象其家之號事以其所治言民以其所命言號以其名之美稱言○王氏曰官府異事所畫象其事則足以相别州里及家無異事故於畫象其名號以别之

薛氏曰司馬辨號名之用有六而此所言者有三司馬分言之司常總言之耳且司馬謂帥以門名又曰百官各象其事即此所謂官府各象其事家以號名即此所謂家各象其號都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即此所謂州里各象其名也

凡祭祀各建其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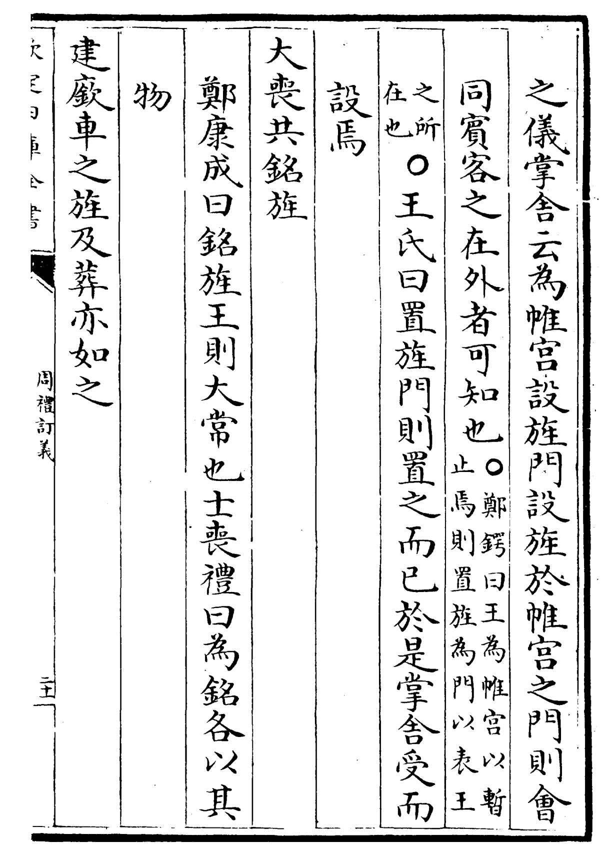
項氏曰凡祭祀各建其旗所以屬衆王則建大常諸侯助祭者百官執事者各有之○鄭鍔曰王祀天乘玉路所建者大常今

言各建其旗則四路皆從明矣○李嘉會曰以王推之則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建物皆可知矣

會同賔客亦如之置旌門

鄭康成曰賔客朝覲宗遇王乗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乗戎路皆建大常○王氏曰會同賔客各建其旗者衆之所會使各視旗而知所從焉○鄭鍔曰賔客會同則乗金路亦各建其旗言亦如祭祀之時則革路木路亦從明矣

易氏曰祭祀在郊廟無事乎旌門之置會同賔客在國外及方岳之下則旌門之置乃所以為王者營衛



之儀掌舍云為帷宮設旌門設旌於帷宮之門則會同賔客之在外者可知也○鄭鍔曰王為帷宮以暫止焉則置旌為門以表王之所在也○王氏曰置旌門則置之而已於是掌舍受而設焉

大喪共銘旌

鄭康成曰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賈氏曰在廟陳時以厥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入壙亦建之○鄭康成曰葬云建之則行厥車解説之○易氏曰巾車飾其車而司常建其旌也○賈氏曰使人各執厥旌也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婢世反之

賈氏曰當大司馬致衆之時司常建之此言為及致而設也○王氏曰置者植之弊者仆之○鄭鍔曰軍旅之事用旌旗以指麾則掌建之始焉置之以致民使來終焉弊之以誅後至皆司常所掌也

旬亦如之

鄭鍔曰田獵無異軍旅或置或弊宜不異矣

凡射共獲旌

鄭康成曰獲旌獲者所持旌○賈氏曰謂若大射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旌三侯皆有獲旌也

鄭鍔曰射必用獲以旌明其中

歲時共更旌

賈氏曰受官旌旗用之者歲之四時來換易則司常

取彼之舊與此之新○易氏曰與巾車歳時更續之義同○鄭鍔曰不曰旗而曰旌泛而言之旌旗一而已矣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王氏詳說曰三等采地或謂之都鄙即太宰所司以八則待都鄙之治是巳或謂之稍縣都即載師所謂以家

邑之田任稍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是已或謂之師都即司常所謂師都載旗是已或謂之家即司常所謂家各象其號是已或謂之都家即此所謂都宗人家宗人是已

易氏曰凡典禮者謂之宗在虞氏則秩宗在周人則為大小宗伯皆所以典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也天子有宗伯諸侯有宗人春秋躋僖公而夏父弗忌為宗人此諸侯之宗人而都家謂之内諸侯亦有宗人

馬都宗人家宗人是已○薛平仲曰禮之漸莫重於僭僭之漸莫重於祭春官之立始以宗伯掌建邦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終以宗人掌都家祭祀之禮一皆以宗名官者其事有終於此

陳君舉曰案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禮都司馬家司馬令都家之衆都士家士治都家之獄凡此者以地理隔脉去王城甚遠故特設此官於縣都之中以統臨之而屬於内官非謂此為采地之官與鄉遂異制也○孫氏曰分畿内而為都家雖各有封疆之限而不得專其政故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於是有都宗人以掌其祭祀馬二曰法則以馭其官於是有都則以掌其法則馬八曰田役以馭其

衆於是有都司馬家司馬以掌其兵甲馬至於刑獄之事無不聽於王朝者都士家士雖已闕而方士三月上獄訟於國比訝士掌四方之獄訟有治於士者造焉有亂獄斯往成之則有間矣記曰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是亦有合於先王之舊内諸侯不過禄田不容襲其地專擅其政

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鄭鍔曰大都小都不出王畿之内其所封者乃王之子弟與公卿也其地域有山川及因國無主後者為之長者所當祭也况又立其祖所自出之廟則其祭禮尤嚴立都家人以掌其都之祭祀之禮使有其舉

之不敢廢也非所當祭者不敢僭也大宰有八則以馭之曰祭祀以馭其神又專立一官以掌其禮彼安敢有過差哉

王氏詳説曰致福之事見於天官膳夫又見於祭僕都家宗人夫膳夫祭僕既云致福而此又言者蓋祭祀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止賜禽于下則下致福于上然致福者宗人也展宗人之致福而受之於膳夫者祭僕也受祭僕之致福而獻之於王者

膳夫也○李嘉會曰必致福于國者皆所以導人心之正主面以全其愛君之念

正都禮與其服

王昭禹曰禮以定尊卑别貴賤辨親踈而明分守而僭亂之生其微常起於衣服之間則正都禮與其服不可緩也○鄭鍔曰所謂正者與其他所正之禮服異乃奉祭之服為有祖廟之嫌耳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

鄭鍔曰郊有羣神之兆則有壇壝之制國有寇戎之變固所當保也○鄭康成曰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王氏曰以其

掌都祭祀之禮故使與小祝保神壝之在外者小祝言保郊此言保神之壝相備也○李嘉會曰欲羣神之無警動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

賈氏曰都宗人是王家之官王命使禱祠是都内之事令令都内之有司有事於神者

既祭反命于國

鄭康成曰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王昭禹曰祭之命上所出既祭反命于國則逆祀命者無有也○王

氏曰民祭反命于國則雖非國故禱祠亦必命之祭然後祭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鄭康成曰家謂大夫所食采邑

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鄭康成曰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鄭康成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

令祭之還又反命○賈氏曰禱祠反命則與都宗人既祭反命同祭亦如之是禱祠訖王更命祭祭訖亦反命都宗人亦有此法文不具耳

掌家禮與其衣服宫室車旗之禁令

鄭康成曰掌亦正也○鄭鍔曰都宗人不言宫室車旗之禁令獨此言之者大宰有八則以馭都鄙有家之大夫宫室車旗之從其命數非八則之所馭不可以不正也

易氏曰揚雄曰節莫大於僭僭莫大於祭先王設都家宗人之官杜僭亂之原别嫌疑之漸其制禮之深意實寓乎此也○李嘉會曰禁令與政令不同盖衣服宫室之制甚嚴觀都人士之詩可見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

劉執中曰神士謂明神理而仕者○薛平仲曰六典敘官未有無所命名而列之於數者特禮官之末有所謂凡以神士者以官焉謂之神士者不出於巫祝

之間先王何為特諄復於此哉嘗觀周家五禮之制以事鬼神示為先六樂之作亦以事鬼神示為首先王之敬鬼神示者如是人之有能以致天神人鬼地示者要必選掄搜訪其藝必有以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者然後居之則仕進之貴賤而藝能之跡密可攷矣○鄭鍔曰周家鄉舉里選之法三歳興鄉里之賢能其次有府史胥徒及庶人之在官入仕之路清矣今乃有以神入仕之人何邪蓋先王之於國則憂其有凶荒於民則慮其有札喪以為幽冥之中有神者主之神之處位非人人所能知也必有精爽不攜貳之人能齋肅中正有上下比義之

知有光明宣通之聖有光照之明聽徹之聰者或足以猶鬼神示之居而辨其名與其物者矣由是設為入仕之途使由此以進然後使之掌日月星辰之法○李嘉會曰男巫女巫無數先王既已言之今又言之恐神附于人如神降于莘之類得以惑亂其民神仕之人又非男巫比雖藝之小者亦收之如瞽人之歸于上而掌樂

鄭康成曰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為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王昭禹曰所謂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皆以其精於藝者為之也

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鄭康成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示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賈氏曰神有衆寡多少或居方為之或句曲為之也○薛氏曰日月星辰謂之三辰日陽也月陰也星辰亦有陰陽焉陰陽之氣有消息盈虛之理而三辰之法未嘗不由之三辰之數有升降出入往來之變而鬼神示之居未嘗不從之推陰陽而攷三辰觀三辰以居鬼神示非知幽明之故不能也傳曰大極運三辰五星

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故知三統之合於三辰也日合於天統則天神可得而猶其居月合於地統則地示可得而猶其居星辰合於人統則人鬼可得而猶其居○易氏曰天神位乎上其居為陽即日合天統之法而圖之地示位乎下其居為陰即月合地統之法而圖之人鬼位乎陰陽之間即斗合人統之法而圖之大司樂云黄鍾為宮而天神降函鍾為宮而地示出圜鍾為宮而人鬼可禮此即三辰合三統之義猶之之法則神士者之所掌其法雖不可見大要壇場廟社左右前後各從其類而已故小宗伯位宗廟於陽之左猶日之

生於東也位社稷於陰之右猶月之生於西也兆五帝四望四類各於其郊猶星辰之躔次也神仕者特能三辰之法猶其居而已建其位非宗伯不可也○王氏詳說曰楚昭王問於觀射父而及重黎絶地天通之事射父所對詳矣大約以為古之所謂巫覡者以民之精爽不攜貳又能齋肅中正者為之使之處位次主是知凡以神仕者巫覡之類也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豈非制神之處位次主乎　○王昭禹曰鬼神示雖幽深然皆麗乎陰陽不能無所居也辨其名則所命之名也辨其物則其色之物也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鬽眉秘反

鄭康成曰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鬽所以順其人與物也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鬽魍魎○賈氏曰左傳宣三年服氏注曰螭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文公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啖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賈服義與鄭異鄭以螭鬽為一物故云百物之神○薛氏曰致天神而人主與之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而祭之是已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鬽宜矣鄭氏謂用祭天

地之明日於經無據○黄氏曰是必有推候之法可睹之實至漢郊祀猶候神先下天子望拜則司樂六變天神降八變地示出九變人鬼格非無其事

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杜氏曰禬除也○王昭禹曰致天神人鬼地示物彤而祭之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故也禬所以會之則欲在天者無凶荒在人者無札喪

總論宗伯官屬

易氏曰春官設屬最有統紀所典之禮五禮為先五禮之中吉禮為本是蓋天秩天敘自然之理觀大宗伯其用亦博矣實以天神人鬼地示為主然後小宗伯為之建國之神位肆師為之立國祀之禮而五禮從之自其設屬而言雖五禮之用為不同莫先於祭祀之禮於是因禮事之緩急而為職掌之先後祭祀始於祼而告時告備之禮行焉故鬱人先之鬯人次之雞人次之尊彝几筵瑞玉命服之官又次之以至

內外祭祀無不畢舉而凶禮為謹終之事此冢墓職喪所以居五禮之末掌禮之職至此詳且備矣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自大司樂以至司干凡二十職皆列於禮官之次蓋聖人制禮所以檢柅人心而歸之於中使之周旋鼓舞於聲容之間而至敬存焉是樂之為用皆所以輔成乎是禮者也然禮者理也所以經理斯世者苟有一毫之不盡亦不足以為禮之至又自大卜而下皆卜筮之事大祝而下皆筮祝之事

大史而下皆紀策書之事是雖文為制度之末而天
秩天敘實寓其間聖人率是而行之始於宮庭達於
天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復以神仕者終焉寧非吉
禮為五禮之本乎
陳及之曰六官中惟春官典禮職事無可疑者然司
服掌外朝之服當與内司服並建在天官典瑞玉器
之藏當與掌節並建在地官司常巾車典路亦當在
夏官今並列於春官者以禮儀等級降殺升降所係

故典禮者亦併掌之

總論春官典禮樂之職

黄氏曰右春官之屬凡七十自大宗伯至職喪為一節自大司樂至司干為一節自大卜至御史為一節自巾車至凡以神士者為一節其脉理之聯絡固已詳言於前矣或曰先王於禮樂至矣然要其分職帥屬之意猶有斯民不與焉者何哉嘗觀諸教官之屬分為鄉遂而鄉遂之民凡關於禮樂之事者莫不纖

悉以及之則禮樂因民達之天下矣及夫見諸朝廷行諸郊社宗廟百官有司之奉承典章文物之藩飾固有嚴之於上者而安上治民之功移風易俗之本則已潛乎默運於事物之表矣不然宗伯司樂何為皆以諧萬民為功而正月之吉特不垂象者豈非感化之妙在彼而不在此耶

卿大夫士總數五百九十有四人

卿十有三人　中大夫五人　下大夫四十有八

人 上士四十有九人 中士二百有六人 下士二百七十有二人

周有六卿兼三孤而為九此言周官卿數之定論也今攷於經六卿既各分職矣而國之六鄉且有六焉后之六宫則又倍焉盖周之卿於是乎凡二十有四人矣夫為卿若是之衆而言者則曰六卿九卿何哉盖係之六典則曰六卿居於九室則曰九卿然事固有非數者之所能盡間見於六鄉六宫者不可得而

略焉是皆屬乎六典之中矣先王任人之道亦豈拘拘焉限於其數而不求以集天下之治哉冝卿不嫌於衆矣○愚案說已見鄉老下

府史胥徒工之數二千五百十有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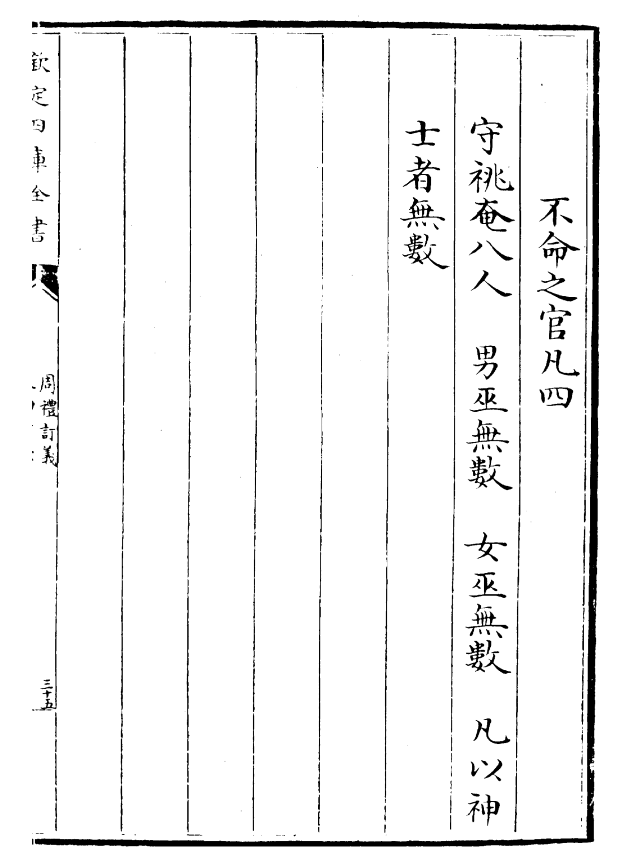
府百有八人　史二百七十有一人　胥百九十有一人　徒千八百有四十人　工百有四人

周官府史之數凡府一人而史必倍之此其例也惟春官之府史則有不然者或府之人多於史之數而

史之數或等於府之人大略為史者實簡焉此其故何哉意者先王禮樂之具固府藏之所當謹而禮樂之妙非文史之所能載故文書調度之可及者殆非制作之深意法而不說之精微固有在彼而不在此也彼御史之史百有二十人而史又居於府之上者此變例也盖所以掌贊書者有非一端

女奚之數百有二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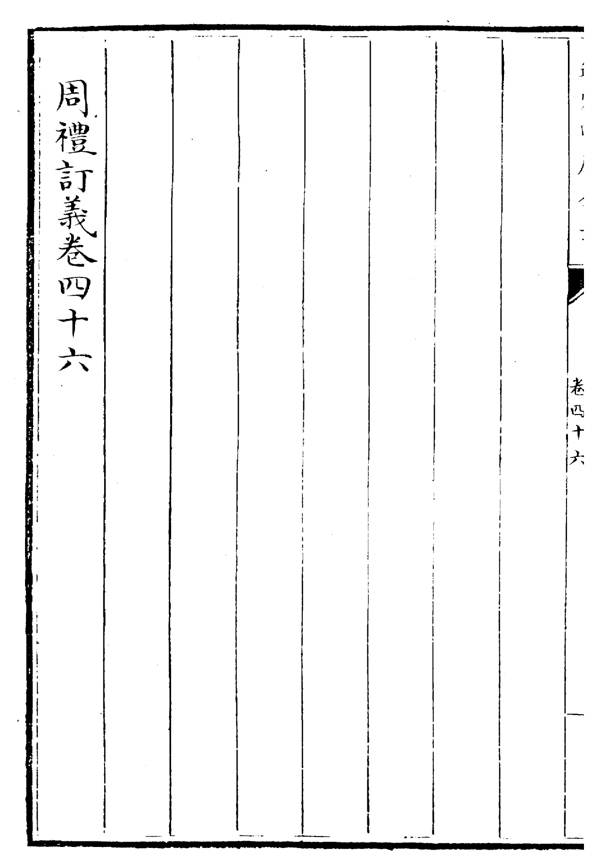
女二十有四人



不命之官凡四

守祧奄八人　男巫無數　女巫無數　凡以神

士者無數



周禮訂義卷四十六